

■ 后续报道

这些“爆款”承载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一批二次创作网红视频靠精神深度走红,引来学者点赞

■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2月23日刊发的《听潮孰唱RAP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文,聚焦历史正剧成为网络短视频二次创作热点,引来不少专家学者的点赞。

在聊到最近一些由正剧剪辑而成的二次创作视频时,长期从事网络传播研究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鹏使用了“感动”二字。在这位70后学者看来,90后、00后网生代的创作已经逐渐跳出单纯的搞笑,开始将二度创作视频作为致敬传统,表达对父辈理解的渠道。文化认同已经在二度创作视频中慢慢浮现,网络上的“爆款”二次创作,承载着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从搞笑到致敬,青年人的文化担当意识正在凸显

因为极富趣味的创意表达,二度创作文本动辄便可撬动百万的点击,甚至一路火出“二次元”圈子,成为席卷网络的年度热词。

激发年轻人进行创作的,从最初的

青春叛逆心态,慢慢成长为对原文本的认同和褒扬。90后“Up主”(上传视频的人)“一个可丽饼”是一名在校学生,为了剪辑电视剧《亮剑》的二次创作视频,她将这部主旋律作品反反复复看了20遍。之所以选择《亮剑》作为素材,则是因为“小时候和爸爸一起看的时候感动于李云龙身上的军人气节与亮剑精神”。

学界解读这类二次创作文本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年轻群体对主流文化的创新致敬”——视频中夸张的字幕字体、为主人公添加的表情,以及高速切换的剪辑,都是以往“搞笑视频”的标配,但是许多年轻人正是用这样的载体,将正剧作品中最让自己感动的部分剪裁出来,并用碎片拼接的方式,直接告诉观众“我喜欢我点赞”。去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登上银幕后,那份匠人匠心再次成为网生代集体致敬的对象。在一个点击超过50万的二度创作视频中,故宫的文物修复师傅成为被视频镜头追逐的英雄,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工作的态度,以及休息时拉家常的点滴感悟,都被用说唱的形式呈现出来。“器有魂魄,匠自谦恭”;“愿为匠人,终此一生”。正如一条弹

幕所说,这些文物医生的坚持如茗茶般滋养着快节奏的都市人心。

伴随着旋律感极强的RAP,屏幕被“致敬”弹幕占满,不难看出,这份对文化内涵与正能量的诉求已经在年轻人中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良性生态圈。

正能量+流行表达,二次创作体现文化认同

二度创作视频中体现的历史思辨性与文化内核让人眼前一亮,但事实上,被视为“新新人类”的网生代们对历史文化和主流价值的关注从未消失。只是在二度创作更为多元、年轻审美更加成熟的当下,这一脉络愈发明晰起来。

“比如RAP说唱曲风、单句反复等形式,折射出年轻人不同于前辈的审美观,但是将富有文化内涵的作品选为二度创作素材,以及对于这些作品中正能量与价值观的精准把握,不但体现出信息大爆炸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欣赏品味,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一代与父辈们一脉相承,甚至表达起来更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杨鹏看来,这些二度创

作文本展现的代际间的共同语言,让他很有感触。

在视频弹幕网站的二度创作视频中,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是最热门题材,而其中一段,诸葛亮严词拒绝王司徒的劝降,是最受欢迎的改编素材。原著中连环相扣的论战,加上演员到位的表演,让这段内容充满戏剧张力,但真正打动二次创作者的还是历史人物身上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浩然正气。此外,《大秦帝国》匡扶正义的仁慈、《大秦帝国》里以死相谏的商鞅等都是二度创作致敬的对象。这些作品逐渐跳出自娱自乐的网生代圈层,在网络流传,并获得更多人的认可。电视剧《大秦提刑官》视剧主角之一郭达就曾点赞:“原以为是恶搞,没想到却是一群有创意有理想的作品。”

卡尔维诺曾将经典形容为“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而网生代的解读与创新,则为经典文本“抛光”出更多闪耀的镜面。在这些处于网络流行文化前沿的表达姿态背后,折射出主流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以及可以拥有更加时尚、流行表达的可能性。



《丹山纪行图卷》(局部)。

(上博供图)

上博历代书法馆、绘画馆调整展品,一批罕见的传世珍品将亮相

《丹山纪行图卷》画家身份迷惑世人300年

本报讯 (记者李婷)记者昨天从上海博物馆获悉,该馆三楼的中国历代书法馆即日起至3月17日将暂停对外开放,对展品进行调整。同一楼层的中国历代绘画馆也将于3月13日至17日关门布展。展厅重新开放后,一批罕见的传世珍品将与观众见面。

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历代绘画馆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通常每半年更换一次展品,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新面孔精品出现。即将亮相的绘画精品中,最吸引眼球的莫

过于元代画家顾闳的唯一存世孤本《丹山纪行图卷》。

该画作来自晚清著名书画收藏家、吴门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家族的捐赠。从康熙年间开始,该画作一直被冠以明代画家顾琳名下。然而,上海博物馆的古代书画专家在长达十年的深入研究后发现,该画作的作者应当为元末画家顾闳。

“两位画家都姓顾,年代接近,且同名‘云屋’,时人都称其为顾云屋,所以张冠李戴了300年。”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告诉记者,《丹山纪行图卷》鲜少拿出来展出,最近的一次亮相是

在2002年的“上海博物馆过云楼书画精品展”上。“当时的作品说明上写这件作品是明代的,但它所散发的时代气息却不像,这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凌利中查阅各类史料后发现,将这件作品冠于明代画家顾琳名下,始作俑者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编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顾琳》,其根据是宋玄奘《唐庵集》、吕不用《得月稿》和朱谋壘《画史会要》的相关记载。凌利中仔细阅读原文后发现,上面记载的顾云屋并非同一个人,因为出现了“上虞”“吴郡”两种籍贯。最终,画作上顾氏友人的题跋及他们的文集解开

了迷团。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赵谦所撰写的《云屋先生顾公墓志铭》。由此,迷惑了世人300年的画家身份昭然:《丹山纪行图卷》作于洪武辛亥(1371年),作者顾闳时年51岁。

新展出的两件书法作品也颇为引人关注。一件是隋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为唐太宗之女汝南公主所撰写的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另一件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写给侄孙司马富的《宁州帖》。《宁州帖》是司马光去世前一年所写,书法结体方正,用笔的起落明晰利落,古雅淳厚并寓隶书笔意。

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迎来大结局,影评人质疑——

古装言情剧爱情戏岂可“全是套路”



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借此表达爱情的坚贞;从小喜欢夜华的素锦,以“安抚四海八荒”为由嫁给了夜华的爷爷天君,之后被天君赐给夜华当侧妃,她逼夜华挖去心爱之人的双眼,使男女主人公肝肠寸断。尽管故事是一波三折的,但明眼人能看出逻辑存在问题。观望近两年来热播的古装言情剧,从《花千骨》《锦绣未央》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物行事不讲原则、外力作梗拆散主角等屡见不鲜,剧里鲜见爱情自身焕发出的能量。

可为何,套路满满的古装言情剧网上网下广受追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段怀清说:“剧中呈现的可能性,或许对应了当代都市人尤其是女性处境的不可能性,暂时起到了一些弥补情感空虚的作用,观众靠此类影像营造出的幻境打发时间。但是,消闲完以后,这类影视作品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积极、正面的意义。”事实上,诸多同类剧以粉丝基础庞大的网文作为依靠,然而不少网文因创意匮乏,内容频频“撞车”。“一个优秀文本的诞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素

材、经验积累,凝聚了作者的苦心。倘若影视剧常以批量生产甚至抄袭的作品为蓝本,显然无益于文学、影视乃至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段怀清说,在满足观众娱乐需求以外,能唤起人对生活更深入思考的作品也不应缺席。

中国传统爱情叙事紧贴当下人精神诉求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爱情叙事具有高雅的生活品味和文化趣味,鲁

上海文坛最年长作家罗洪走了

本报讯 (记者许畅)昨天,记者从上海市作家协会获悉,上海文坛最年长的作家罗洪,因病于2月27日凌晨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安详离世,享年108岁。作为“五四”一代中最后一位女作家,罗洪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百年历程,在评论界看来,她的小说作品避开了“滥情”,相当朴素简洁,同时也突破了当时女性写作“闺秀派”的“婉约纤柔”,在题材和内容上,更为广阔和多样。

曾多次拜访罗洪的作家、藏书家书诀说,进入晚年,罗洪总婉谢一切祝寿之意,她从不事张扬,更不喜喧闹,惯于按照自己每日的习性节拍,平静地生活。不过,罗洪即便迈入百岁门槛,也坚持写作,《上海文学》2009年6月号刊登了罗洪的短篇小说新作《磨房》,讲述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起伏人生。

1910年出生于上海松江的罗洪自1930年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第一篇小說《不等边》发表在同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此后陆续出版《腐鼠集》《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短篇小说集,以及《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长篇小说。2006年《罗洪文集》三卷出版,罗洪完成

了夙愿,她曾说这是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文集真实反映了身处的时代洪流,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历史光影,让后世从文学记录中了解岁月变迁。

罗洪的小说人物性格鲜明,笔触细腻。学者赵景深曾在《文坛忆旧》中说道:“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小说家。”

曾经为她出过书的出版家赵家壁,在谈到罗洪旧作《春王正月》时也说,罗洪与上世纪30年代一些女作家很不同,“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

年轻时,罗洪读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从此视巴金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盏引路灯,两家往来延续了70多年。进入文坛后,罗洪的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辑录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

上海音乐厅尝试民乐新玩法,专家建言——

创新音乐会形式也别忘了传统

■ 本报记者 周敏娟

音乐会上可以拍照?这是上海音乐厅举办的“玲珑国乐”民乐音乐会上真实发生的场景。音乐会主持人、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代表行政总监戴德岳说自己对音乐会礼仪有着别样的理解:“现在大家凡事都爱发个朋友圈,不拍照谁知道你听了音乐会呢?”听起来像是段子手,但戴德岳说音乐是高雅艺术之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可以通过“不走寻常路”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欣赏民乐,他各种方式都愿意尝试。

“玲珑国乐”是上海音乐厅去年起推出的民乐类品牌项目。从2015年10月起,每月第一个周日下午2点,在音乐厅“音乐立方”小厅内,一把二胡、一支竹笛、一张古筝等乐器或两三角奏,或精致独奏,展现小而美的雅致民乐空间。演出前,“音乐立方”小厅区域内,观众除了可以欣赏到传统民乐乐器的展示、乐器的制作,还能亲身参与其中:看一场“花样年华”二胡、琵琶的结构分解;做一把红木限量版流水式二胡和中阮、古筝的

小部件……特别的是,每场音乐会都设置“彩蛋”,用民乐演绎改编的当代作品,将相关背景介绍穿插于音乐会中,并在演出结束后设置演后谈环节。

民乐传承会不会因为现代的传播形式遭到破坏和流失?对此,上海音乐学院博士、民乐室内乐研究学者张晓东说,在当今这个文化信息爆炸的时代,怎么样构建一种中国化的传统模式是民乐研究者必须思考的。这是一种从传统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具有中国的特征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在创造、演奏、设计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借鉴西方模式,一定要照顾到中国传统”。

据统计,第一季“玲珑国乐”音乐会观众人次3754位,其中40岁以下观众占到74%。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表示,如果说音乐厅是城市的文化客厅,那么“玲珑国乐”就是客厅里的一束鲜花,年轻的民乐艺术家和大量优秀的曲目,都是种子;音乐厅的场地就是土壤,观众和整个时代的音乐氛围就好比阳光空气,“这束鲜花散发的香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玲珑国乐”是上海音乐厅去年起推出的民乐类品牌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资料照片)

■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网络播放总量已超200亿次,微博话题阅读数亦接近百亿次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昨天迎来大结局。此剧点击率居高不下的同时,主人公跌宕起伏的旷世奇缘,让无数追剧观众跟随情节时而感到甜蜜,时而陷入悲痛。只是,有影评人指出剧情用“三生三世”作为线索,看似充满新意,其实并未逃脱“失忆梗”等常见的套路。

近年来,荧屏上的古装言情剧不仅演来演去那几张脸,故事情节也经常“撞脸”,看起来越来越“类似”——“爱情一定被宠溺,成长皆由坏人逼”,推动情节的“标配”包括邪恶的反派女配角、坚决反对的长辈、各种阴阳错导致的误解等。重要的事情得说三遍,可套路化的故事说三遍,观众难免腻烦。更有甚者,某些爱得死去活来、哭得感动天地的“爱情戏”,由于缺少细腻的内心理展现与合理的情节推动,难以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感动和长久的回味。

“为甜蜜而甜蜜,为虐心而虐心”引起审美疲劳

自播出以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直是网上的焦点,无论是主角的一颦一笑还是“服化道景”,无一例外地受到观众的高度关注。从细节上看,剧组下了不少工夫。比如由张叔平等知名设计师操刀服装,从缙衣素服到华冠锦服都称得上精致古朴。夜华和素素成亲时手拿树枝,一为子孙兴旺且具辟邪之意,二是象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古琴摆放位置宽头朝右,窄头朝左;演员杨幂弹奏古琴时左手按弦收音,右手弹弦出音……可见传统礼仪亦属考究。

然而,“为甜蜜而甜蜜,为虐心而虐心”的爱情戏套路痕迹也不可谓不明显。剧中,白浅确认夜华本是个祸害百姓的妖兽时,抛出句“你不负

自播出以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堪称网络上的焦点,从主角的一颦一笑到“服化道景”均受到了观众的高度关注。然而,该剧剧情并未逃脱“为甜蜜而甜蜜,为虐心而虐心”的爱情戏套路。图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海报。

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言“至所叙述,则大半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之为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说的正是才子佳人的小说。皓月清风、画堂绣阁的生活场景,多才多艺的才子与兰心蕙性的佳人的缱绻恋情,构成了此类故事的模型。小说中男女结合是私下相悦,爱恋也靠文人的雅好,主张摒弃门第观念、勇敢追求真情,多历磨难后终成眷属。

段怀清认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反映了当时以文人雅士和闺阁才女为中心

的中产阶级的情感、审美及文化诉求,其中某些内容仍有与当代生活对话乃至对接的可能性。以《玉娇梨》为例,男主人公苏友白曾说:“婚姻为人生第一大事,若才貌不相配,便是终身一累,岂可轻意许人?”为寻佳偶,他宁可丢弃功名富贵,也不愿迁就吴翰林、杨巡抚的招婚。这反映了理想化的“爱情至上观念”,但对个人情感选择超越世俗观念的坚持,却不乏时代意义。女主人公白如玉,对自我力量具有高度自信,与才子比试才华时能让其自叹弗如,体现出爱情里“才智心性”的重要性,以及男女在性别权力上的平等。在这类作品中,才子佳人追求彼此婚恋自由,可当自我坚持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一般不采取跳崖、殉情等极端行为,而是以颇为明智的方式化解。段怀清说:“这种存在于文学叙事里的‘现实’强调伴侣间的互相忠诚,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产生感情的基础,又主张遇到长辈反对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比影视作品里常见的出轨背叛、婆媳争斗的套路,似乎更能彰显理性与智慧。”

放眼中国古代文学史,通过几千年时间沉淀下来的诗词小说或民间故事不乏独特、多元的爱情叙事。如《梁祝》直面女子无法接受教育的不合理现象,描绘了青年男女建立在同学关系上的自由爱情,《孟姜女哭长城》直指中国古代劳役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夫妻被迫长期分离,饱受思念之苦的妇女赶制寒衣并千里迢迢去寻夫,还有《牛郎织女》《白蛇传》等无数触碰现实命脉、反映真挚情感的作品。它们的起承转合各具逻辑,尽管也有外力作梗,但亦强调恋人间的互相体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故格外动人,后世不少文学作品都有上述传说的影子。

珠玉在前,我们不禁要问,眼下千人一面、套路满满的古装言情剧,除了收视率、点击率,能成为时代的缩影,予以后世启发吗?